

★ 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获得者
★ 中国安徒生奖获得者



张之路魔幻电影小说系列

W E I X I A N Z H I N E N G

危险智能

张之路◎著



提名奖获得者
获得者

张之路魔幻电影小说系列

危险智能

张之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智能 / 张之路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8

(张之路魔幻电影小说系列)

ISBN 7—106—02568—2

I. 危…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 079447 号

责任编辑: 李

装帧设计: 源入以月工TF至

插图: 阿 东

责任校对: 逸 风

责任印制: 刘继海

危险智能

张之路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cfpw@edude.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1 字数/149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568—2/I·0599

定 价 12.0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瓢 虫	1
第 二 章	梦九中学	9
第 三 章	青 蛙	24
第 四 章	无人应答	44
第 五 章	天才与白痴	58
第 六 章	奇怪的徽记	72
第 七 章	梦呓教室	86
第 八 章	午夜地铁	105
第 九 章	兔子定理	117
第 十 章	郭 周	127
第 十 一 章	第二大脑	141
第 十 二 章	异 梦	164
第 十 三 章	老袋鼠	181
第 十 四 章	父 亲	197
第 十 五 章	黑 客	214
第 十 六 章	鸽 子	227
第 十 七 章	结 局	245

瓢 虫

五年前的秋天，医学院脑神经外科的陆翔风教授在他的实验室里会见了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是陆教授的助手姜地带来的。陌生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说出话来，却让人吃了一惊！

“只要研究需要，多少钱我们都可以提供！”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并不见张狂。

陆翔风暗自冷笑。“你说的多少钱是多少？”

陌生人笑了，笑得很可爱也很诚实：“您总不会把全世界的钱都加在一起说吧！”

两个人同时笑了起来，好像在这一瞬间，他们都知道了对方的实力。

“电脑迟早要超过人类的智慧。我一定要把电脑和人脑直接结合，这种机器与人的‘混血儿’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新新人类。”陆翔风这样开始介绍他的研究课题。



“把电脑用导线与人脑的神经连接起来吗？”陌生入谦虚地问。

陆翔风摆摆手：“如果光是这样，问题就简单多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人脑中植入芯片，与脑神经直接连接，目前正在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和听觉障碍，还有癫痫症。当病人发病的时候，芯片就会适时地发出电脉冲，制止病人发病。

陌生入向前探探身子，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从战略上来讲，我一定要做一种真正的人类和机器‘混血’的物种。人脑中的芯片将与所有的脑神经互动。这种芯片或者叫超微机器人，不但会扫描所有的脑神经细胞，建立一个包含所有脑神经细胞内容的庞大资料库，而且还会通过无线电通讯系统与脑外部以外的电脑和网络联系起来。”

“这种芯片有多大的体积呢？”陌生入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

“现在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用在电脑上的碳分子，它的计算能力远远超过目前的芯片。因此，我认为它的体积会非常微小。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将来制作出的芯片体积会比人的红血球还要小。”

陌生入皱皱眉，他实在想像不出一个比红血球还要小的芯片是个什么概念。

“对不起，从理论上说是这样。我很欣赏您的雄

心壮志。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目前在技术上已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次具体合作的芯片实际上会有多大？”

陆翔风环顾左右，看见了一个广口瓶。透明的瓶子里有几只实验用的瓢虫，夕阳的余辉从窗外照在瓶子上。瓢虫那血红的底色与漆黑斑点互相映衬，色彩格外鲜明。

“大约就像七星瓢虫那么大点儿。”陆翔风说。

“啊！真是不可思议。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样的芯片和人的神经靠什么导体连接呢？”

陆翔风看出了陌生人对这个领域的无知，于是开始热情地讲解：“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说起导体，脑子里就会立刻出现庞杂的输电线路——带着塑料胶皮的导线，最起码是根细小的金属丝。其实，在我们生物物理的领域里，这些导体已经有了根本的飞跃。可以说是由于量变带来的一种质的飞跃，它已经不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的那种导体了。”

陌生人脸上一闪而过一丝不快。他似乎不愿意别人那样给他“上课”。但他仍然力求平和地问：“您只要告诉我这种导体的样子和名称就行了。”

陆翔风笑笑，体谅出对方的心思，但他的自负与才华却不允许任何人改变他的思路：“在最新一代的芯片中，晶体管连接的导线已经被蚀刻到只有0.18微



米。目前正准备突破0.1微米的大关。大约就是人头发的五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金属，而我们现在用的导体不是金属，它叫生物介质。”

陌生人点燃了一支烟。他希望听到的是这种“生物介质”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连接的地方是用胶来黏结还是用线来缝合。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大学的实验课上组装电视机的时代。他总想着导线之间的连接是要有焊接点的。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您的‘七星瓢虫’？”陌生人眯起眼睛。

“五年。”

“好！就五年！在这五年当中我们全力支持您，但我们有一个条件，这项科研成果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那是当然！”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需要世界最新的有关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陆教授说。

“没有问题。”陌生人摆摆手。

“得到最新科学成果还不光是个钱的问题。”姜地提醒说。这是他在今天会见中说的惟一的一句话。

“只要你们提出成果或专利的名称以及实验室的名字。”陌生人站起来。

会见结束了。研究课题的代号就定名为“七星

瓢虫”。

陆翔风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不到一个小时的会见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陆翔风今年四十八岁。他在三十五岁以前几乎是一直在学习。他毕业于某名校的生物物理系人工智能开发专业，大学毕业后，又读了计算机的硕士学位。本来他可以在一个研究所有个很好的位置，可又匪夷所思地在音乐学院攻读作曲专业的学位。

他在交响乐团当指挥的哥哥陆翔云开玩笑说：“这是我的地盘，你要来抢我的饭碗吗？”陆翔风笑笑：“我们学音乐的目的不一样。你学音乐是为了艺术，我学音乐是为技术。你研究音乐是为了让人愉悦，我研究音乐是为了知道音乐为什么能让人愉悦？你的归宿是艺术灵魂，我的归宿是大脑中枢神经。”

在他专门学习的生涯中，最后是到国外读了医学院脑外科的博士。

现在，他正式的职业是医学院脑神经外科的教授，偶尔会临床给病人做脑神经的手术。

五年的时间匆匆过去。五年中，陆翔风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实验室和手术台旁研究他的“瓢虫”。他不但才华横溢，而且精力过人。他在研究的同时也密切注视着全世界有关电脑、生物医学的各

种消息。一旦有了先进的发明成果——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只要他需要，陌生人都会不惜任何代价和方式搞到手，及时提供给他。

陆翔风工作很辛苦，但心情舒畅。他从事医学研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样顺利而效果显著。

陆翔风的外表英俊潇洒，虽然已是人到中年，虽说已是功成名就，但却没有一点慵懒迟钝的神态和情绪。医学院的同事们每次见到他，他总是那副精神焕发、朝气蓬勃的样子。

他的理论水平和临床手术的精湛在医学院都是首屈一指的。每届国际生物和医学年会召开的前夕，他都会收到措辞诚恳的邀请函。

陆翔风经常光顾附属医院的病房，而且越是疑难病症，他越是要亲自诊断和主刀手术。

因此，在这五年中，没有人想到他正在从事着另一项秘密的医学研究，更没有人知道他经常彻夜不归。妻子早已和他分手，他的儿子基本习惯“独自在家”了。

大家只是渐渐地发现，最近一年来，陆翔风教授在医治脑瘫病人和精神病病人方面很有办法，甚至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往，医生在这两种病人面前是力不从心的。脑瘫病人不必说，那是大





脑发育不完全，精神病人也只能靠药物控制和心理治疗，可是经过陆翔风教授的手术之后，情况却大有好转。

效果是明显的，原因却无人知道。

医学界和医学院都希望陆翔风“公布”他的“治疗方案”——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医治这些病人？

陆翔风婉言谢绝。他通常是诚恳而谦虚地微笑着：“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啊！无非是把活儿做细就是了。”

人们哪里相信！

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陆教授有许多手术是不允许任何外人在场的，不但一般的医生不可以，医学院的院长也不可以。手术的时候，只有他的助手姜地在场。麻醉师和其他护士在完成准备工作以后一律离开。

人们已经猜到，陆翔风一定有了特殊的发明或者用了什么神奇的药物，但他不愿意公诸于众。

许多媒体早早嗅到医学院那位陆教授有什么重大的发明将要诞生，于是死缠活磨地打探消息。一瞬间，陆翔风成了众目睽睽的神秘人物。

当医学院的院长侧面向姜地了解的时候，这位沉默能干的不到四十岁的男助手只是笑而不答。

面对巨大压力，陆翔风却是稳如泰山。

“我可以离开医学院！”陆翔风强硬地回答院长希望他说出真相的愿望。

与其走掉一个天才的专家，不如让他安心留在医学院为广大病人“救死扶伤”。

陆翔风心里明白，表面上他医好病人，其实正是这些病人帮助他完成了“七星瓢虫”的临床实验。但陆翔风心安理得，那些病人与其当“废人”，不如碰碰运气。况且陆翔风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五年的时间即将过去的一天，陆翔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忽而一言不发，忽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

人们感叹地说：陆教授真是好可怜啊！他治好了许多精神病人，可他自己却变成了疯子。

再后来，陆翔风突然死了，死于家里的煤气爆炸！

追踪陆翔风近一年的记者们没有从陆翔风的嘴里探得一点儿他的“研究成果”。

电视台在“昨夜星辰”的栏目里感叹：一颗生物医学界的星辰陨落了，带走了许多的秘密和无尽的遗憾。



危
险
智
能





梦九中学

桑薇终于坐在了“梦九中学”的教室里。

报到时候的兴奋暂时消退了。桑薇默默地打量着周围的新同学。

教室里的脸都是陌生的。几乎是一色儿的男生，前后左右都是，好似一盘围棋。如果把男生比做黑子，女生比做白子的话，桑薇这个白子的周围都是黑子——“一口气”都没有，早就该被“叫吃”了。算上她，整个棋盘上只有五个“白子”，“黑子”们却有四十多个。在一个高智商的班里，“黑子”总是大大超过“白子”的数目，这不足为奇。

桑薇有些悲哀，又有几分庆幸，不论白子还是黑子，她终于是这个“黄金”棋盘上的一员了。

现在，另外那四个“白子”都横坐在临时的座位上，以便和四面八方的“黑子”交谈。只有桑薇默默地体味着陌生而又新奇的感觉。没有人找她说



话，她也没有与别人交谈的意思。

一只很小的花背小虫沿着墙与天花板交界的棱线在爬。这可能就是生物课上讲的七星瓢虫吧。桑薇的眼睛很好，她甚至看见那小虫的翅膀在鼓动。果然，花背小虫飞翔起来了，悠悠地划出一条弧线，飞到敞开的窗前，稍稍在窗台上停顿了一下又飞了出去。它降落在一棵临窗杨树银白色的树干上，远远望去，就像树皮上的一个斑点。

梦九中学是一所很“安静”的学校。

就像真正富有的人穿着朴素，真正有学问的人虚怀若谷一样，梦九中学也拒绝张扬。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很少见到有关它的报道和消息，但这不妨碍它是这座城市最优秀的高中。学校从来不公布它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和人数，但大家都知道在国内外众多名牌大学和许多重要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来自梦九中学的学生。

梦九中学虽然不动声色，却有许多许多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因为，能成为这所精英学校的一员是许多少男少女的梦想。

桑薇是个内向甚至有些胆小的女孩儿。但她那秀丽而不失朴实的外表和她从不主动与人说话的习惯，使她在男孩子心目中，很神秘很高傲。桑薇心里明白，她一点儿也不神秘，只是害羞而已。别的



女孩儿一害羞就脸红，手足无措，而桑薇只是默默地不说话。其实她心里慌得要命。

起风了，白杨树轻轻吟唱起来，桑薇心中掠过一丝惆怅。为什么？她说不清楚。

教室突然安静下来，敞开的教室门前出现了一位女教师。

女教师很好看也很年轻，齐耳的短发乍看上去是黑色的，那黑色中却有少许几缕是浅浅的棕黄。头发肯定是染过的，但很顺眼，衬得她那蚕丝一样白皙的面容更加生动。深蓝色的短款西装上衣配着齐膝的短裙，明快而合体，精明干练中透着几分随意。那随意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气质自然的流露。

桑薇有点喜欢这位新老师，可能是班主任吧！

“哇！魅力四射。”身后一个男生的声音。

女老师毫无反应，面无表情地向讲台走去。

桑薇前边座位的男生站起来。

桑薇以为他马上就要喊“起立”了，也许他是临时的班长。

桑薇不由得欠起身子。不料，那男生却离开座位，跨到两排座位中间，缓缓地伸开双臂。周围的同学开始注意他了，只见那男生做了一个“骑马蹲裆”的架势。

本来，桑薇以为这是一个调皮蛋，做个怪样子，

达到哗众取宠的效果之后，马上就要回到座位上。没有想到，他的动作仅仅是一套拳路的起势。现在，他居然就一边往前移步，一边旁若无人地“操练”起来，酷似公园里晨练的老先生。他的动作认真娴熟、悠然自得、旁若无人。

全班同学都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梦九中学的一种特别仪式啊？

只有女教师站在讲台前默默地看着他，与其说是看着他，不如说是耐心地等着他，脸上全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惊讶和气愤。于是大家除了对“老先生”的惊讶之外，对女教师的态度也感到十分奇怪！

“老先生”的拳已经“打”到讲台上。快撞到黑板的时候，猛一转身，面对女教师的脑袋举起一只手臂。大家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不料，女教师头也不转，眼睛都不眨一下。

“老先生”的手臂凌空劈了下去，不过是从女教师的身后劈下去的。大家分明看见女教师的头发被手臂带起的疾风策动，轻轻地飘舞了一下。

“老先生”又一个“白鹤亮翅”，侧身滑步，从女教师的身后走了过去。大家松了口气。

女教师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

“老先生”从原路返回了，依然是边走边打。

他戴着一副宽大的黑框眼镜，年龄很小，穿着





却非常老气，一副小学究的模样，“酷”的因素一点儿也没有。

他回到座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立正站好，深深地向前鞠躬，然后稳稳地坐下了。

片刻沉寂之后，有人鼓起掌。桑薇回过头。看见一个方头大脸留着寸头的男生，脸上嬉皮笑脸的神色还没有退去。

女教师用手关节轻轻敲着讲台。教室里安静下来。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段梦。从今天开始我将担任你们高一（2）班的班主任。”女教师平静地说。“大家对刚才那位打拳的同学一定非常好奇。这位同学的名字叫郭周。”

“一锅粥。”方头大脸说。

段梦继续说：“他是你们上一届的学生，因为身体不好，现在留在我们这一班学习，他习惯在两分钟预备的时候打一套拳。我希望大家不要见怪，也不要干涉他。他绝不会碰到别人。在这段时间，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段老师说完了，教室里一片唏嘘。

真是奇怪啊！不要说在梦九中学这样优秀的学校，即使在普通的学校也不允许有这样的特殊人物啊！学校难道没有纪律吗？他有什么病？除非是神经病。可精神病干吗还要上学呢？

